



桃花笺

□文图 迟玉红

春风一打开门窗，世间便变了模样，一溪一湖的碧水，宛如澄澈的镜子，倒映着醉人的鸟语花香。那些花花草草，你追我赶，向世间展开芳香四溢的信笺。这座山城，也被它们搅得满是春的灵动，彻夜不宁。

一直觉得有花开的地方，便是我的诗与远方。母亲说我是枕着山上的三月桃花香出生的，或许是这个原因吧，多年来，我对桃花一直情有独钟。

去年清明，我避开熙攘的赏花人潮，开车沿着蜿蜒的公路，拐进一处静谧的松林旁。北侧是正在开山修建的山路，山体已打通，可碎石尚未清理，步行颇为不便。儿子和丈夫满心好奇，想去看一看山外的风景，便钻进松林，打算翻越那座小山。我则留在松林旁，捕捉那几朵星星点点绽放的山桃花。

阳光俏皮地钻进我的取景器，刹那间，一种奇妙的幻觉袭来，我仿若走进了苏轼笔下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的意境。若是此时再有几间草屋、一方春池，想必也会有鸭鸣阵阵。

这时，儿子打来电话，唤我翻过山去拍桃花。待我登上那座约150米高的小山，双腿已累得发软。只能扶着松树，脚步虚浮地往山下走。站在半山腰，回头望向新开通的道路，心想，等路修好步行三四分钟便能过去。

此刻，七八株桃树在春风中攒动着粉色的笑脸，似在欢快地迎接我的到来。远处，黛青色的山峰与苍翠的松柏相互映衬；山下，褐色的田地与枯萎的草丛交织；近处，嫩绿的榆钱、金黄的连翘错落点缀，宛如一幅水墨画卷横亘眼前。鸟鸣声如灵动的音符，接连滴落在花蕊间，又跳跃到屋檐上，继而滑进我的口



花事

袋。这不正是我心心念念的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吗？青州有许多桃园，树形修剪得极为好看，成了网红打卡地，可我唯独钟情于这山中的桃花。哪怕只是几朵瘦弱的花儿，也能带我回归大自然的纯真之美。

在春的芳菲画卷里，总有一些特别的景致，能瞬间抓住人们的心。青州市王坟镇上稍村的桃花，便是这样一处独特的存在，号称“青州桃源”。这里的桃花比其他地方早20多天，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，被方山、笔架山、石门山三面环抱，冷空气难以侵入。而这片桃林恰好位于笔架山北麓，充足的日照，让它们带着春的殷切期盼，早早在枝头晕染出一片烂漫。

从大峪口桥往南，便是通往上稍村的必经之路。鸟鸣啁啾，一辆辆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徐徐前行。透过车窗望去，山坡上像是被一层粉红的薄纱轻柔覆盖，如梦似幻。微风拂过，花枝摇曳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曾经的上稍村，虽坐拥这片迷人的桃花资源，却因交通不便，“藏在深山人未识”。

瞬间，我想起一件事。2018年，我在生态旅游展馆工作组负责挖掘先进人物事迹，其中有一篇是《青州通讯》刊发的关于上稍村一名党员的书信。2009年6月，王坟镇上稍村党员张俊亮给青州市领导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提到，看到一山之隔的临朐石门坊景区人流如织，而上稍村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，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同时讲述了上稍村20余处蕴含历史文化的自然景观，并建议开道修路，便可形成一个交通旅游网，东可去石门坊风景区，南可去仰天山国家森林公园，西可去逢山神秘山寨，北可去八喜谷和黑虎山水库景区。这封信引起了青州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了批示。

目睹眼前的一切，我不禁感慨，政府开山辟路为上稍村铺就了一条通往繁荣的希望之路。那片绽放的桃花，不仅是大自然馈赠，

的春日盛景，更是上稍村
寄出的一封美丽的
信笺。

老杏不语 时光流深

□赵公友

杏花，是带着诗人的情怀、画家的灵魂盛开的，灵犀笔下，缠绵于世，流盼古今。

故乡村口的一株老杏树，我不知道它的年龄，只记得小时候就存在了。树干粗壮有力，深棕色的树皮上布满了斑驳的痕迹，裂纹如同老者脸上沧桑的皱纹。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人，一直守在那儿。我每次回老家从它旁边走过，心里莫名地感觉踏实，就好比在喧嚣的世界里闯荡久了，突然遇到一个能让你静静依靠的肩膀，亲切而温暖。

三月的某日回乡探亲，村口的那株老杏树已是春意盎然。老树黝黑的枝桠上，初绽的花瓣薄如蝉翼，边缘泛着月光似的银晕。有的已怒放满枝，洁白如雪。有的刚刚鼓起米粒大的苞，像蛰伏的星子。一幅“虬枝铁干著春衫，沧桑骨上绽天真”的景象，在春风里荡漾开来。

老屋在村口的老杏树旁边，春日中午的暖阳下，父亲常取出那把沉淀着岁月却毫无光泽的紫砂壶，半仰躺在竹藤的摇椅上，品着一壶春茶，闻着一缕杏花香，哼着不知道名字的小调，恐怕春风都会有几分嫉妒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在昌乐县的方山发现了蓝宝石，据说其形成可以追溯到1800万年前的火山爆发。自家院子老井里的泉水，就是村西方山下的余脉，清冽甘甜，口感醇厚，最适合泡茶。我回家的日子，父亲便会轻捻一撮春茶，与我静享悠闲时光。每当此时，父亲满脸沧桑的褶皱里，塞满了惬意的光晕。父亲一边把着茶壶，一边仰脸看着杏花，诙谐地说，我不是在饮茶，是与杏花争宠，也是揽春天一分春色。

祖父留下了一个古瓶，这时便不再寂寞，母亲时常剪几根带着花苞的杏枝插入其中，给冷清的老屋里添了一抹亮丽的春色。巧的是古瓶带有一幅杏花的图案，虽不知烧制于什么年代，但那杏花与瓷器的结合，浑然天成，既有自然的灵动，又显匠心的细腻。釉面如凝脂，浅粉花瓣似被春风揉碎，散落青白瓷胎上，每一道冰裂纹都似暗藏未绽的蕊心，光影流转间恍若枝头薄雪。

簌而坠。两种春色，一种闲情，在老屋里弥漫。

我曾在网上观赏过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《盛开的杏花》。画面上，湛蓝的天空背景衬托出洁白的杏花，色彩鲜艳而富有层次。枝条错落有致地延展在画布上，仿佛在轻轻地摇曳，给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感觉。每一朵花都仿佛在向观者诉说春天的到来和新生命的喜悦。这幅画不仅是一种视觉享受，更是对生命、希望与爱的礼赞。

大自然的杏花，不只晕染了时令，美化了春天，还把杏花之美传递给了人类，让杏花的美，或润在器物上，或灵犀在诗人、画家笔下，使杏花的一段时光成了永恒。

春风徐徐，满树绽放的杏花如美丽的风铃，整棵老树便成了悬空的铃铛架，千万朵白花齐齐颤动，似乎能听见阳光穿过花隙的簌簌声。我喜欢站在老树下，仰望它玉蕊凝霜的清冷底色，欣赏它腮边浅醉的红晕。最妙是在月夜，花影婆娑，静谧的光景里，恍若看见李易安在捡拾“知否知否”的叹息，陆放翁的毛驴正踢踏着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平仄。

清明时节一旦逢着绵密的雨，被打湿的花瓣粘在地上，会拓出淡粉的泪痕，让春风发出无奈的一声叹息。我倒是喜欢它无雨时的花落，偶尔春风旋起，便纷纷扬扬，宛如一场逆向的雪，追逐着旋向天空，让我看到了坦然，无声的乐章里，交织着生命的轮回，没有惋惜，没有憎嫌。

昨夜梦回老屋，见柔和的月光悄悄地泻下来，正为老杏树文身。每朵花影里，似乎蕴藏着历代赏花人、写花人、画花人的目光。春风忍不住寂寞，轻轻一挥，杏花似春雪簌簌落下，逐着落英的流水，把清明时节淌成了会动的《杏花图》。

如今，我已成了那个老杏树下喝茶的人，手里端着父亲用过的紫砂壶。



垂钓天空

□张希良

平日里静默的垂钓者
北海、水库边
线垂入静谧的深蓝
鱼儿似乎只是个传说

垂钓锻炼的不仅是臂膀
更是心中那份平和
四月微风让潍坊变了模样
天空幻化成垂钓场

抬头望向那无垠的天幕
垂钓者扬起了手中的线
不再是水波轻抚
而是风中飘扬梦幻

巨型海鲜在空中舞动
它们描绘着海洋蓝图
垂钓者被动小跑，笑声飞扬
在天空海洋里徜徉

五彩斑斓，天空的海
传统与现代交织成彩带
风筝飞得很高，那是智慧
垂钓者的梦也随之飘摇

不再只是静默等待
而是与风共舞的豪迈
垂钓于这天空海洋
心中充满了无尽遐想